



# 茨威格小说集



张玉书 主编

· 社会文化发展参考 ·



下

中国发展出版社

· 社会文化发展参考 ·

# 茨威格小说集

下

张玉书 主编

中国发展出版社

## 目 次

感情的混乱	张荣昌译( 1 )
里昂的婚礼	张五书译( 87 )
女仆勒波雷拉	章鹏高译( 98 )
旧书贩门德尔	胡其鼎译( 125 )
无形的压力	张五书译( 154 )
偶识此道	章鹏高译( 194 )
象棋的故事	张五书译( 232 )
既相同又不同的两姐妹	张荣昌译( 290 )
是他吗?	关惠文译( 315 )
偿还旧债	张五书译( 348 )
变形的陶醉	赵荟恒译( 375 )

## 感情的混乱\*

枢密顾问 R. V. D. 的私人笔录

张荣昌译

我系里的学生和同事们，他们对我是一番好意：这里摆着那份纪念文集的样本，郑重送交且装帧讲究，这是语文学家们为纪念我六十岁生日和从教三十周年献赠给我的。这成了一部真实的传记了；每篇小文章，每篇节庆演说，什么学术年鉴里微不足道的书评，只要翻遍图书目录能从故纸堆里搜罗到的，都一篇不落，尽收其中。——我的全部成长过程，它安排得整齐清楚，一个阶梯接着一个阶梯，像一道清扫干净的楼梯，直到今天这个时辰——真的，我若不为这种令人感动的缜密作风感到高兴，那我就是不识抬举啦。我自己以为已经是过眼云烟的东西，却井然有序地回到这个幻象中来：不，我不能否认，我这老头儿翻阅这一页页书时，和学生观看他的老师开具的那份初次宣告他有能力和决心研究学问的证明时，心中怀着同样的自豪。

可是且慢：当我翻阅完这洋洋洒洒二百页并仔细审视了我的精神影像之后，我忍不住笑了。这确实是我的一生吗，它果真如这里这位传记作者用文字材料层次分明地描绘的那样，是如此沿着舒适而又目标明确的曲折道路从第一个时辰一直升高到今天这个时刻吗？我的情形完全如同我第一次从一只留声机

---

\* 本篇于一九二七年在海岛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感情的混乱》中首次发表。

里听见我自己讲话的声音：起先我根本听不出这是我自己在说话；因为这固然是我的声音，但却只是那个别人所听见的声音，并非我那可以说是通过我的血液、在我身心的内核所听到的那个声音。就这样，我这个倾注毕生精力描绘人和人的创作活动并显示他们内心世界精神结构的人，恰恰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上又觉察到，每一个命运中的真正内核依然是多么的讳莫如深，这是可塑的细胞，万物从中发育生长。我们经历着无数个瞬间，然而却始终只是一个瞬间，惟一的一个瞬间使我们整个内心世界激昂起来，在这个瞬间（斯丹达尔描写过它），心中的那朵浸润着各种液汁的花飞快地结晶；那个有魔力的瞬间，犹如那个生殖的瞬间——如它那样隐藏在自己生命的温暖核心中，看不见，摸不着，感觉不到——单独体验过的秘密。没有哪种精神代数学能将它算定，没有哪种预感炼丹术能将它猜着，而且它很少攫住自己的情感。

对于我精神生活发展过程中那个最隐蔽的事件，那本书只字未提；所以我忍不住笑了。书中的一切全是真的，可是实质性的内容却没有。这本书只描写我，可是它却不说明我；它只是谈论我，但它不露我的真相。仔细编排的人名索引列出了二百个名字，但却缺了那一个人的名字——它是一切创作冲动的原动力——，缺了那个曾决定我的命运，现在又以双倍的威力唤起我对青春岁月的回忆的人。什么人都谈到了，就是没谈他，是他给了我语言，我的谈话透着他的气息：蓦地我感觉到这种怯懦的隐瞒是一种罪过。我描绘了一辈子的肖像，唤醒了几个世纪里的人物以丰富当代的情感，却恰恰从来也没想起过这个最贴近我的人，从来没想起过他：那么现在我就要像在荷马时代那样给他，给这个亲爱的鬼魂喝我自己的血，使他重新对我讲话，使这个早已撒手西归的人回到我这个花甲之年的人身边。

我愿意给这些公开的书页添上这被隐掉的一页，给这部学术著作添上一份情感的自白，为了他的缘故给我自己讲述我青年时代的这个真实故事。

开始讲述之前，我再一次翻阅那本自称刻画我一生的书。我又忍不住笑了。因为他们既然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出发点，他们怎会触及我内在的真正本质特征呢？他们第一步就走错了！一个对我怀有好意的中学同学，今天也当上了枢密顾问，他胡说在文科中学时代，一种对人文科学的酷爱便已使我在所有同学中显得十分突出。错啦，亲爱的枢密顾问！对于我来说，一切人文主义的学科当初都是难以忍受的、令我咬牙切齿、怒不可遏的强制。正因为我作为那座北德小城市里校长的儿子，耳濡目染总是看到人们把教育当作谋生手段，所以我从小便憎恨各种语文学：人的天性按其保护创造天赋的任务，总是让孩子对父亲的意向表现出愤懑和嘲讽。它不愿意舒适现成、软弱无力地继承遗产，不愿意只是顺着次序一代一代往下延续：它总是先把对立物楔入相同事物之间，只是在走过了艰辛和卓有成效的弯路之后才让后辈纳入先辈的轨道。总之，我父亲尊崇学术，而我的自我保护意识却觉得它只是死板概念；因为他把古典作家誉为榜样，我便觉得他们好为人师，并因此觉得他们可憎。在书籍的包围下，我蔑视书籍；在父亲要我从事智力活动的一再催逼下，我对任何形式的传统文字教育都感到愤慨；所以我好歹读到高中毕业后便坚决拒绝上大学研究学术也就毫不足怪了。我想当军官、海员或工程师，我选择这些职业，其实不是因为我对它们有什么强烈爱好，仅仅是对学术的枯燥乏味和说教味道的反感，促使我摒弃学术而选择注重实际的行当。然而我父亲却怀着对大学学术氛围的狂热崇敬，坚持要我接受高等

教育，我只争得了一个缓冲之机，这就是我可以选修英语而不选古典文献学（最后我接受了这个中间解决办法，因为我心里暗自盘算，有了这门航海语言的知识，我就可以比较容易闯进心向往之的海员生涯）。

所以在那份履历中最不正确的莫过于这个友好的论断，即我在柏林上大学的第一学期，我便在功绩卓著的教授们的指引下获得了语文学的基础知识，——我那猛然涌现的对自由的酷爱，当时哪里知道什么大学课堂、大学讲师呀！第一次匆匆去教室听课时，那污浊的空气、那传教士式单调的讲课令我如此困倦，我不得不作出很大努力才没趴在课桌上打瞌睡——这简直是又回到我以为已幸运逃脱的中学去了，把高高的讲台和咬文嚼字式的吹毛求疵也带到这教室里来了。我不由自主地觉得破损的讲稿里的话语碾得这样细碎、这样均匀地缓缓流进这浓重的空气中，似乎是细沙正从枢密顾问微微张开的嘴里流出来，这是中学生就已经可以感觉得到的那种怀疑，怀疑自己进入了一间想象中的停尸室，看见冷漠的手正在死人身上摸索，进行解剖，在这间教室里听入讲述早已成为老古董的六音步抑扬格押韵诗，这种怀疑便可怖地重新在我心头泛起。我好不容易听完那不堪忍受的讲课，一走到外面市里的街道上，这种抗拒的本能就变得分外强烈。当时柏林对自身的发展都感到无比惊讶，充溢着一种突然冒出来的阳刚之气，所有的房舍和街道都射出电灯光芒，那城市将一种激烈跳动的速度不可抗拒地强加于每一个人，这种速度连同它的贪婪与我自己的、刚刚才觉察到的男子气概时的心醉神迷状态极其相似。我们俩，这城市和我，我们从一种信奉新教的无比拘谨、循规蹈矩的小市民性中挣脱出来，过于匆忙地陷于一种新的力量和机会的兴奋状态；我们俩，这城市和我这个毛手毛脚的年轻小伙子，我们像一台发电机那

样不安和急促地颤动。我从未像当时这样理解过，热爱过柏林，因为，完全像在充溢、温暖的人群蜂巢之中，我体内的每一个细胞也渴望着突然扩展——每一个坚强的年轻人的躁动，它在哪儿能像在这座焦躁不安、精力充溢，犹如一个热情的女巨人颤动的母腹般的城市里这样，如此畅快地宣泄出来呢！它猛一下把我推动起来，我投进它的怀抱，向下走进它的动脉，我的好奇心急促地环绕着它整个由石头构成却又温暖的躯体跑动——从早到晚我都在街上闲荡，驱车到湖畔，足迹踏遍大小湖畔各个隐蔽的角落；确实，这是颠狂迷乱，我就是这样颠狂迷乱地忽视学业，东奔西跑，到处寻访生动离奇的事物。但是在这种过火行为中我却只听从我的一个特性：从儿时起就不会一心多用，认准一件事情，总是立刻就对别的事情毫无感觉。时时处处我都只有这种单线推进的活力，今天在工作中我仍常常这样死死咬住一个问题不放，不把问题弄清楚，不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我决不罢休。

当初在柏林，这种自由的感觉使我心醉神迷，我竟连粗浅的课堂测验，甚至连我自己房间的四壁也忍受不了，凡是不带惊险离奇色彩的，我都觉得是白耽误时间。于是这个乳臭未干、刚刚出道的外省青年便全身披挂，想显出男子气概来：我在一个社团里旁听课程，试图给我原本腴腆的性格添上一点轻狂大胆、生气勃勃、风流倜傥的劲头，初来乍到才八天便俨然装出大城市人和大德意志人的气派，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学会了在咖啡馆的一角像个 *Miles gloriosus*<sup>①</sup> 似的懒洋洋坐下并舒展四肢。属于这一男性范畴的当然也有妇女——或者不如说：小妇人，这是我们骄傲自大的大学生们的说法——，而在这方面让我受用

---

① 拉丁文：光荣的战士。



不浅的是，我是个极漂亮的小伙子。我高挑身材，面颊上透着富有光泽的古铜色，动作如体操运动员般灵活敏捷，可以轻而易举地对付那些脸色苍白、像青鱼一样被室内空气熏蒸得形容枯槁的店铺伙计；这些伙计和我们一样，每个星期天都去哈伦湖和洪德凯勒（当初还都在远郊）的舞厅觅取猎物。有时找到一个淡黄头发、乳白色皮肤的梅克伦堡女用人，我跳舞跳得起劲，趁她快要回家的时候把她拽到我的小房间；有时找到一个别别扭扭、神经质的在蒂茨附近卖袜子的波森犹太小姐，反正找的多是些廉价的猎物，轻易得手后很快又转给了同窗学友。但是对于这个昨天还很胆怯的文科中学生来说，在这种意想不到的轻易得手之中却蕴含着一种令人陶醉的惊喜——轻易的成功使我胆量陡增，渐渐地我把街道只看作是这种完全毫无选择的、更多只是运动员式的冒险活动的狩猎场所。有一回我就这样跟踪一个漂亮姑娘，跟到菩提树下大街并且——确实偶然地——来到大学的校门口，我不由得笑了起来，因为我顿时想起，我的脚已经有多久没踏进那个体面的门槛了。出于任性，我和一位志趣相同的朋友一道走了进去；我们稍稍推开一下门，看见（这显得可笑已极）一百五十个人弓着背坐在长凳上，好像在跟着一个吟唱赞美诗的白胡子牧师做连祷<sup>①</sup>。我当即一按门把手关上门，让那滔滔不绝的混浊小溪流淌过勤勉者们的肩头，和那位同伴一道兴高采烈走到外面阳光明媚的林荫道上。有时我简直觉得，从来没有哪个年轻人像我在那几个月里那样糊里糊涂虚度光阴的。我不曾读过什么书，我肯定没说过一句有理智的话，没转过一个现实的念头。我出于本能面躲避一切文雅的社交聚会，目的只是为了用那苏醒了了的肉体更强烈地去感受新

---

<sup>①</sup> 连祷，牧师领祷，信徒按一定格式回答的一种宗教仪式。

鲜事物和迄今遭禁止的事物的诱惑。这种自作自受的行为，这种浪费时间的冲自己发怒，兴许属于每一个倔强的、突然被解放了的青年人的一种本质吧。然而，我这种特殊的癫狂状态却已经危及这种放荡生活，我本来很可能会堕落或者起码会在抑郁沉闷的情感中沉沦，若不是一起偶然事件突然抑制了这内心的沉沦的话。

这起偶然事件——今天我满怀感激地称它是一桩幸事——就是，我父亲意外地应召到柏林部里来参加一个为期一天的校长会议。作为职业教育家，他利用这个机会，要暗中对我的表现作一次抽样调查，并对我这个毫无思想准备的人进行突然袭击。这次突袭行动非常成功。一如往常，在我那间便宜的北方大学生寝室里，——过道里有一间用一块帷幕隔开的房东太太的厨房——我正和一个女孩子共度良宵，突然响起敲门的声音。我猜想是位同学，便老大不乐意地咕哝道：“不会客。”但是片刻过后，敲门声又响了起来。一次，两次，随后便是带着明显不耐烦的第三次。我怒气冲冲穿上裤子，打算好好训斥一番，把这个不知趣的打扰者打发走。就这样，我半敞着衬衫，背带耷拉着摇来晃去，光着脚丫，一把拉开门，我当即像是当头挨了一拳，立刻在黑暗的过道里认出了我父亲的身影。黑糊糊的我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那一双眼镜片闪耀着反光。但是这个阴影便足以使那句无礼地准备好的话像一根尖利的鱼刺那样哽在我的喉咙里；我愣怔地站立了片刻。随后我不得不——可怕的瞬间！——低声下气地请求他在厨房稍稍等候几分钟，好让我把我的房间整理好。已经说过：我看不见他的脸，但是我感觉到，他明白了。我从他的沉默上感受到了；从他不再和我握手而露出一种厌恶的神情绕过帷幕走进厨房的那种压抑的神态上感觉到了。于是老爷子不得不在那儿，在一个散发出温好的咖啡

和萝卜的蒸汽的铁炉灶前站立着等候十分钟，对我和对他同样屈辱的十分钟，直到我让那姑娘下床穿衣，让她从这个违心地在一旁静听着的人的身边溜出寓所。他一定听见了她的脚步声，听见了穿堂风在她急速离去时吹平帷幕褶痕的声音；我还一直未能将这位老人从这侮辱人格的藏身之处接出来：床上太惹眼的杂乱无章现象必须先清除掉。然后我才——我平生从未这样害臊过——走到他跟前。

我父亲在这个不愉快的时刻采取了克制的态度，直到今天我还因此对他感激不尽。因为每当我怀念这个早已故去的人，我不是让自己从学生的观点出发去看待他，这种观点喜欢只将他视为纠正毛病的机器，不断吹毛求疵的、一味追求精确的迂夫子，而总是看到他在这一最富人情味的时刻的那个形象，看到这位老人深深感到厌恶，然而却克制住自己的情感，一声不吭地从我身后走进那间热烘烘的房间。他手里拿着帽子和手套，他不由自主地想将它们撂下，但是随后又显出恶心的样子，仿佛厌恶让自身的随便哪个部分接触这种污秽。我端给他一把椅子；他不理睬，只有那副轻蔑的表情显出他不屑与这个房间的物件发生任何瓜葛。

别转着身冷冰冰地站立片刻之后，他终于摘下眼镜并仔细擦拭它，我知道，这动作表示他感到窘迫；我也觉察到了，老人在重新戴上眼镜时用手背擦了擦眼睛。他在我面前感到惭愧，而我则在他面前感到惭愧，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我暗暗担心，他大概会用他那种自上学以来便被我憎恨和讥讽的喉音进行布道，发表一篇辞令巧妙的讲话。但是——至今我为此对他感激不尽——老人依然沉默不语，而且也不正眼瞧我。后来他终于向那个摆放着我的专业书籍的摇摇晃晃的书架走去，翻开它们——他准是一眼就已看出，它们没被碰过并且往往未曾裁开。

“你的课堂笔记！”——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道命令。我哆哆嗦嗦把笔记给他递过去，我知道，我只用速记记了惟一的一堂课的笔记。他迅速翻阅了那两页笔记，不显露丝毫激动地将笔记本放到桌上。然后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神情严肃而不带任何责备地望着我问：“唔，你对这一切是怎么想的？现在该怎么办？”

这个心平气和的问题羞得我无地自容。反正我已经是破罐破摔了，要是他责骂我，那我就狂妄发狠，要是他多愁善感地告诫我，那我就讥讽他。可是这个朴实的问题却制服了我的桀骜不驯。严肃的问题要求严肃的回答，问题中不自然的平静要求敬佩和内心的赞同。当时我回答了什么，我现在几乎不敢回想，同样随后父子间谈话的全部内容今天我也不愿意诉诸笔端：有些突然的震撼，一种内心的激荡，一旦复述起来多半会显得感伤，某些话语，只在四目相视、感情突然激动时才显得真实。这是我和我父亲作过的惟一的一次真正的谈话，我毫不迟疑便自愿地低声下气，我把一切决定权托付给他。而他却只是给我提了个建议，要我离开柏林，下学期到一座小大学里去就读，他几乎是用安慰的口气对我说，他确信，从现在起我会发奋补上耽误了的功课的。他的信任震撼了我；在这一瞬间我觉察到了我在整个青少年时代对这个拘泥于刻板形式的老人所做出的种种不公正行为。我不得不使劲咬住嘴唇，才强忍着没让眼泪夺眶而出。但是他可能也感受到了相似的心绪，因为他突然向我伸出手，哆哆嗦嗦地将手伸出片刻，随后便急匆匆走了出去。我不敢跟他出去，依旧不安和困惑，我用手帕擦掉嘴唇上的血：为了控制我的情感我用牙齿咬破了嘴唇。

这是我这个十九岁的人所经受的第一次震撼——它不用一句粗声恶语就将我在三个月里营造起来的、由男子气概、大学

生派头、专横跋扈所组成的整个空中楼阁一举捣毁。我觉得自己有足够坚定的信心，凭着这已被诱发出来的意志力，从今可以放弃这种种较低级的消遣娱乐活动。我感到焦躁不安，极想用精神力量来检验被浪费掉的力量，感到对严肃、求实、纪律和严格要求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在这段时间里我像献身于修道院的一种祭献祈祷那样完全献身于大学的学业，当然并不知晓在学术领域正期待着我的那种心醉神迷状态，并且懵然无知，不懂得在那个高品位的精神世界里随时会迅猛异常地遇到奇遇和危险。

我在父亲赞同下为下个学期选定的那座外省小城坐落在德国中部。它那遐迩闻名的学术声誉与稀稀落落挤在大学楼周围的房屋显得极不相称。我没费多大劲，在火车站存放好行李后，便一路边打听边从车站走到我的母校。在这幢宽大的古式房屋内部，我立刻感觉到，在这里，办事效率比在那个柏林的鸽棚里要高得多。注册手续两个小时内便办理妥当，大多数教授均已拜访过，只有我的那位正教授，那位英语语言文学教师，我未能立刻谋面。不过有人告诉我，说是下午四点左右可以在课堂上找到他。

受到那股一刻也不肯耽误的焦急心情驱使，怀着与先前回避学术时同样激昂的向学术进军的心情，我匆匆在这座与柏林相比显得死气沉沉的小城里兜了一圈之后，四点钟准时到达指定的地点。校役向我指了指教室的门。我敲门。由于我觉得，里面好像有人应了一声，我便走了进去。

但是我听错了。没有人叫我进去，我听的那个模模糊糊的响声只是教授提高嗓门慷慨陈词的语声，教授正在向挨近他紧紧挤成一圈的二十多个大学生作一次显然是即兴的讲话。我因为误听而未经允许便走了进来感到难堪已极，便想再轻轻溜

出去，可是又怕恰恰因此惹人注意。由于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听讲的人发现我，我便留下，待在门口，不由自主地被迫旁听了起来。

这个报告显然是从一次学术座谈或一堂课堂讨论中自动衍变出来的，这一点至少从教师和学生松散地、完全随意地围成一圈上可以看得出来：他不是正襟危坐在靠背椅里讲课，而是，大腿微向前伸出，以几乎不大文雅的方式坐在一张桌子上，在他四周聚集着以不同姿势随意坐着的年轻人，是听讲听得出了神才使他们原来的漫不经心固着为一种静止不动的形态了。人们看到，当教师突然跃上桌子，从那高处像用一根套索般用言语将他们拉向自己身边，并将他们拴在原地时，他们当时一定正站在一起说着话。只过了不多几分钟，我自己就忘掉了我不速之客的身分，感觉到他的讲话中有一种很吸引人的强大魅力；我不由自主地走到近前，以便看到伴随着说话双手或拱起或紧握的奇异手势，有时一句话带着命令的口吻，那双手便似翅膀叉开，颤动着向上伸出，随后便以一个乐队指挥的那种平静姿势富有音乐感地缓缓飘下。语流越来越汹涌，这个长翅膀的人，从那张坚硬的桌子上直起身子，宛若直立着夹紧奔马，气喘吁吁地继续驰骋在涌动的、闪光飞掠的遐想之中。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如此激动，如此感人至深地讲话——我破题儿头一遭经历了这种被古罗马人称之为 *raptus*<sup>①</sup> 的状况，一个人被人吸引，忘却自我的状况。在这里，不是一张快速运动的嘴在为自己，为别人讲话，而是语流从这张嘴里吐出，宛若火焰从一个人燃烧的胸膛喷出。

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一讲话便兴奋到极点，一作报告

---

① 拉丁文：抢劫、掠夺，在此意为“身不由己”。

便激情满怀，这一出乎意料的情况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受到一股比好奇还强大的力量催眠式的吸引，我无意识地抬腿迈着想那轻捷的梦游者才有的脚步，鬼使神差般走进这个小圈子。无意之间我突然站在了圈里，和他近在咫尺、置身于其他人当中，那些人也同样太入迷，不会觉察我或别的什么动静。我融入这演说之中，动容动情地汇入这滔滔的语流，而不知其源头何在。显然是有一个大学生把莎士比亚当作一颗流星加以赞颂了，可是坐在桌上的这个人却喜欢让人看到，莎士比亚仅仅是一整代人的最强烈的标志，心灵的陈述，是一个变得充满激情的时代的感性标志。他用一条惟一的裂缝体现了英国的那个非同寻常的时刻，那个惟一的心醉神迷的瞬间，在每一个民族的生存过程中，和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这种心醉神迷的心态都会出其不意地突然闪出，凝聚全部力量向永恒作一次猛烈冲刺。地球突然变宽阔了，一个新的大陆已被发现，旧大陆的最古老的权力，教皇世系，面临崩溃的危险。自从西班牙无敌舰队毁灭于风暴和海浪以来海洋便属于英国人；在海洋的后面，新的希望正在勃然升起，天地变得广阔了，心灵不由自主地急于适应它，心灵也想宽广起来，也想直逼善和恶的极限；它要发现，征服，就像那些征服者<sup>①</sup>那样，它需要一门新的语言，一种新的力量。这门语言的代言人，诗人们，一夜之间应运而生，十年产生五十个，一百个，狂暴的、难控制的年轻人，他们不像在他们之前的宫廷小诗人那样耕耘阿卡迪亚<sup>②</sup>的小花园，并用诗歌表现一种精选的神话——他们抢占剧院，在往昔只充斥着狩猎和凶杀

---

① 指十六世纪中、南美洲的西班牙占领者。

② 阿卡迪亚，古希腊地名，风景幽美，居民多以牧羊为主，风俗淳朴，因而被视为人间天堂。

的戏台上搭起他们的古战场，他们的作品中仍有对鲜血的渴望，他们的剧本本身就是一座这样的大竞技场，情感的狂暴，野兽在其中贪得无厌地互相残杀。感情强烈、不受约束的人似猛兽般狂暴肆虐，在狂野和感情奔放上一个赛过一个，一切都可以描绘，一切全都允许：乱伦，谋杀，恶行，犯罪，无限杂沓暴乱的世间百态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往昔是饥饿的猛兽从其牢笼里冲出，如今则是醉意朦胧的冤魂吼叫着，咄咄逼人地冲上四周围着木板的舞台。一次惟一的爆发像一只爆破盒爆炸，这爆发延续五十年，一次大咯血，一次射精，一头无与伦比的猛兽，它用前爪抓住并撕碎整个世界。在这种力量的恣意放纵中，人们几乎感觉不到个人的声音，个人的形态。一个人从另一个人身上获得激情，每一个人都学习，每一个人都偷窃别人，每一个人都奋力超过别人，胜过别人，然而大家却都只是一个惟一的庆典的精神斗士，挣脱了锁链的奴隶，受到时代精神的驱策。它把他们从歪斜、幽暗的市郊小屋里请出来，并从宫殿里请来泥瓦匠的孙儿本·琼森，鞋匠的儿子马洛，王公显贵的男仆的后裔马辛杰，富有且学问渊博的政治家菲利普·锡德尼，<sup>①</sup>但是激烈的激涡把大家翻卷到一处；今天他们备受颂扬，明天他们就死于非命。基德、海伍德，<sup>②</sup> 贫病交加而死，斯宾塞<sup>③</sup> 饿死在王府大街，他们全都不是市民阶层的人物、打架斗殴者、拉皮条者、戏子、骗子，但他们是诗人，诗人，诗人。莎士比亚

---

① 本·琼森 (1572?—1637)，英国戏剧家，诗人，评论家；克里斯托弗·马洛 (1564—1593)，英国戏剧家，诗人；菲力普·马辛杰 (1583—1640)，英国戏剧家；菲力普·锡德尼 (1554—1586)，英国诗人，学者。

② 托马斯·基德 (1558—1594)，英国剧作家；约翰·海伍德 (1497?—1580)，英国戏剧家。

③ 哀德蒙德·斯宾塞 (1552?—1599)，英国诗人。



是他们当中的一个：“The very age and body of the time.”<sup>①</sup>但是人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把他和别人区分开，这群喧嚷的人就这样涌动着，一部部作品，一股股激情就这样茂盛滋长。突然，一阵颤动，一如它出现时那样，这种最美妙的人性喷发，它又瓦解了，戏剧结束，英国精疲力竭，泰晤士河上空灰蒙蒙、湿漉漉的雾气又把精神压抑住几百年；在仅有的一次猛攻中，整整一代人达到了激情的各个顶峰和深渊，热烈倾吐了郁积在自己胸中的一股非同寻常的丰富情感。如今这国家躺在那儿，困倦，精疲力竭；吹毛求疵的清教主义关闭了剧院，并由此锁住了热情洋溢的话语。圣经又说话了，那圣经，在那里，最富有人性的东西讲出了各时代最热情的忏悔，在那里，惟一炽热的一代人一次就造福了千秋万代。

这时，他话锋突然一转，出其不意地针对我们道：“你们明白吗？我讲课为什么不按历史顺序从开头讲起，不从亚瑟王<sup>②</sup>和乔叟<sup>③</sup>讲起，而是一反常规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讲起？你们明白吗，我要求首先了解这个时代，熟悉这段极其生动的历史。因为没有这些感性知识就谈不上语文学方面的知识，没有对这些价值的认知就谈不上纯语法的术语。你们年轻人，你们想攻克一个国家，一门语言，你们就应该首先看到这门语言的最高形式上的美，看到这个国家坚强的青春形态，它的极大的激情。你们得先在诗人们那里了解这门语言，诗人们创造这门语言并使它臻于完美，你们得先用心灵热情地感受到了文学的气息，然后我们才开始解剖它。所以我总是以讲诸神开篇，因为英国就

---

① 英文：正体现了时代的风貌。

② 亚瑟王，中世纪传奇中的英国国王，国家骑士团的首领。

③ 乔叟(约1343—1400)，一般视为英国最早的著名诗人。